



奇重

管子全書

廿一
二

口 13
2585
12



門 6218
2585
3-12

大正九年三月二日寄
磯貝靜昇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往敏政評莫
知治亂疆弱
豈不子敵

人君唯母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圉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母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非弱即威

胡瑗評始如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唐
堂

沈則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甚矣即
王孫何侯諸
人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甚危凜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母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甚危凜毆衆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母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韓軾評是為
處士下段

何良俊評以
好指國可憐
可畏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母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
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李泌評情偽
不見成何上
下

柯潛評荒嬉
讀此宜骨竦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
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
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
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
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
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
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壞事皆此輩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道
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
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朱養純評私
黨之禍甚熾

朱長春評能
使主不悔不
更術果巧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
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
官羣臣務倣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諂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張榜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程敏政評指出法事凜然

沈鼎新評正植法天經風雨法時運高下法地紀始可飾三經以有國

張榜評秀逸蕩漾酷似韓非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朱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想可愛可驚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謹刑以至要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本必評先易
不見全在人
察察

張榜評盤旋
綿遠

楊慎評舉廢
二語大非淺
思之筆

楊慎評知亂
事所由皆便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何潛評順利
所以令民鄉
意勝任語中
實旨

曾彥評說到
心逆量失直
扶人事要領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
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
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
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
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成者。度恕而行也。度

沈鼎新評如
此用財力便
是反息之原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宜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慘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

沈氏新評上
持法而下循
法何容差參

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燕軾評恍遊
主育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必始可用法
一捧一痕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日伍於四時

利愛是至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續按

當作悅衆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柯潛評東雨元龜

朱長春評必經必道必當必理則然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有模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怨答怨答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張嶠評事衆語翻案奇

胡瑗評以不利利以不有予語奇致與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墜。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朱長春評解
尾忽附問答
一條未刪之
草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沈鼎新詩欺
犯乱三字明
主宜懲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
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
國者主道明也

李泌議黨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段

羣黨而成如如此則主弱而臣强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北魏評必用
必服正是畏
處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
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程敏政評人
主恩柄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主有以牧
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
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
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
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
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何良俊評魚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朱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威
法安臣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葉水心評已
廢已奪可爲
寒心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
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朱養純評貴賤無所因緣而進便無難今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按經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李泌評一明
應一廷如經鼓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
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
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
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
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
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
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柯潛評案法
則意不注

岳正評舍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憑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
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
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
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沈氏新評刑
法是用民大
柄不敢一字
令人觸肌戰
股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蘇軾評惟獨
則乾剛挽典
衡石程書不
同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周元會評波
鱗銷琥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程敏政評法
嚴故難犯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沈鼎新評官
吏不私極正
以去欺

楊慎評權衡
本以去吏私
解即以喻吏
以其吏皆權
衡也不事權
衡語意會甚
佳

何良俊評筆
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其心忌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語與權衡異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服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管子 卷二十一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是通病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

朱養和評不督實責功是以黨盛行

以黨舉官，則民務佻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姚樞評賞罰憑毀譽非古官人之意

曾參評法
如海暴暴如
山

張榜評漸微
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
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
以相為慝，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按佞同交，後放此。

朱長春評為
之視所敬主
甚矣

胡瑗評從來
金王大都老
于蔽法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
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
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
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
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
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
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
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沈新評功
罪重私令忠
言無處者口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
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
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
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
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
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上
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可。痛。哭。擅主者有以私危
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此權重臣
勢至此

程政評慮
家自不及國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明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長沙評私之
至有魏以
事君之義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
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
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
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
人。

蘇軾評不尊
君任國皆由
力法不明之
故

李泌評石破
雷沉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
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
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
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
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入者
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
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郭正域評定
八品如鑑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倂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倂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沈鼎新評不
試不官宜功
實之解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柯潛評是非
事情非量度
不析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姚樞評立民
欲惡語語見
宗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誅
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
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岳正評守法
是第二義

管子 卷二十一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續按）作君臣
別則易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何良俊評讀
此與一之日
二之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饒春色
梅士亭評春
作之衆易役
而飛耳於五
衢阻棄之嗟
則惡然勤念
千人之絲易
起而長目於
萬畝不舉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秬同執別
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秬稷若百日則過
時不秬矣是秬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
（補）日至六十
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慘則憫焉傷
心又國常有
衡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食
盜與不得不
嚴刑而禁故
不必厄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斃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弱也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二十五日
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
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
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
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
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
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
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
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春演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

梅士亭評民
之耕織皆婦
上此上下一
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奪民
時弄民本而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
災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懷農乎。
傳於術矣。術病道。利蝕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
策之於國兩收哉。上卦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太
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
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
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
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
緝績微織。而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
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焚乘馬之

沈鼎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不恤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春演馬之乘在御，以筴為進退緩急，凡筴取義于此。）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穀為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幣傲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予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籌而坐贏貿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我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堯夫大夫家之貨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梅士享評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後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洸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者庸不爾自
生之民以君
養民也聖賢
御世周防總
一愛民之心
然非國有重
積不能不然
今年用之而
明年無復吾
不知國遇若
飢將何以給
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災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
補其流民得其資國人其羸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
義則且為措克橫征實其口矣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

張榜評起眾
而合民失本
便非善持國
計

荒一策
開力食亦救
荒一策

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
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災也春演前無狗後無彘無畜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餽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有業之息得自
力于糊口庸者庸之生之窮得力食于官上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與役活饑民一戢亡命二團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今至於
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災也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

葉心水評相
圖語粹特

管子
卷二十一
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闕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與此間。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闢則筴乘持流之數。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失其准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楊慎評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存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二十一終

柯潛評女事
六蓄羣材俱
由上用

管子卷第二十二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

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

則六蓄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續按

此言上用之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則下爲之

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春通齊諸侯如漢徹侯一等侯也負海子七十里

管子卷第二十二

郭正域評用
人勸下各有
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淮徐疾贏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積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楊載評勝非
思不致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一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
海王國軌國蓄等其目

管子輕重五

朱長春評一
本鹽鐵官市
帳耳文極理
極巧三代有
之至漢武以
下絕矣
張榜評此篇
最精詳曲折

梅士亭評周
禮有鹽人掌
鹽之政令以
共百事之鹽
而不聞鹽筴
之征王者熙
熙之世則然
永世用財後

管子

卷二十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春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
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
負海之利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二
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靡不得不籍
官於山海亦
世道升降之
機爾也

楊慎評商生
利者也謂日
生利二百萬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上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
鹽七十大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釐為釜當米六十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
每一釜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升加一疆釜百也升
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斤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禹筴之商日
二百萬禹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
二百萬合為二百鍾春通筴市賈之計帳也十日二
禹筴以一禹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

管子

卷二十二

三

張榜評此言
鹽官之利而
預并鐵官總
算於此共得
六十萬別一
法也與四倍
貸處同法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十萬人為籍則當一國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葉水心評因
鹽官并及鐵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十萬。是一加兼二國人之籍之。正為六千萬鐵正在下。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策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鉋羊昭反。行服連輦各所以載輦。羊昭反。居玉者大車。必有片一鋸作器人挽者輶。羊昭反。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女之籍得三。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十鍼也矣。

梅主事評因
人山海一味
富國與民同
利之意漠然
矣
張榜評百錢
一釜五以百
五十收而受
之以二百賣
而出之較原
價得一百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彊，而取之。耜鐵之重五六爲三十分也。則一女之籍得五乃。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以爲彊，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雖無山，而譬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釜十五，吾受假名，有山。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而官出之，以百。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春通十五取之，百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倍，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官出之，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朱養純評讀
終篇未完天
子賢利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爲我，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決川，一往赴海，不可塞矣。翦豪擅以助式征，寧權奇之正乎？但爲君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大病，國大誦微桓。天下騷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無不衰而興利，無興利而不亡。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末以寬本，末爲非策，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輿壤之內，非君主民安得主井田而授，未有不主於君也。況其山川曠邈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天下下爲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優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管子 卷二十二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梅士享評民皆仰給於上故見予之形上不橫征於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民故不見奪之理此王政所以民悅無疆而非譎詐以愚民也

梅士享評君操其柄故粟藏自君利藏亦自君蓄買不得乘民之不給以專利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通洽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羊回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鑄則財愈廣。然則財愈廣。則國愈盛。聽大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無敵也。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取什。以愚者有不廢本之事。廢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氏新評。豪家兼井以致民。飢用之罪。實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籌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土。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也。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民事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梅主亭評輕則上歛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上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得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爲國依於民

不給以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爲促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絙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民利則君利什倍也

張嶠評歛輕散重自得其平

程敏政評射泄二語新貴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絰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絰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孔穎達評與民所之便是實也

朱養和評輕重于二者則不平歸本

未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
其穀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豪商富
人不可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
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萬民無籍

朱長春評疏謂游手未作不在授田之戶但據戶而籍則戶之外虛得養矣
梅士享評五者歸行而不盡故征薄易供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移人君作民間大國戶大貴者各可羞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虛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人不競牧養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贏謂大賈蓄家也正之所役屬增其利耳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而事不給故
後儒有疑周
禮爲亦於國
張案之

李必評物有
輕重而准以
□□□□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亦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幣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穡歛也委所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朱長春評本
議不丁忽起
害二國大發
議方引入地
脈有此龍兵
法在此陣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
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
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
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
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_{音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
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者
他濟滌結法
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
閱照

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
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
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五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
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欽散之權似乎常平便
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救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
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母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壘闢提于大駟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朱長春評篇
最難解故為
詳疏而論之
亦意逆之耳
大指或可通
小小參差自
在不求甚解

乎。丘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
予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日籍於號令。使去
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晝
劫于市哉。管子至此。聖人舍其鉅而罪其細。曰
三歸反坫也。其為諱耶。好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
後悞漢宋天子。○第皮相文。已見鼎贗。後人行之
如莽之周禮
耳。其昧耶。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
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
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曾彥評軌政
詳悉

梅士亭評此
節總之相田

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
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
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
業直時而橫。古莫之謂計大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
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
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
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
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
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之高下而多
方切視視歲
之豐凶而善
為欽散穀與
幣時以為衡
時以為上下
穀多則以幣
斂穀故民得
其濟而用饒
穀少則以穀
收幣故民得
其食而不困
日又以幣斂
萬物幣盡在
下而萬物盡
降於上此君
民酌利之術
也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
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
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
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
千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
乘之幣春通環一年而周曰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
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國服之法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
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
准春通此有省補之意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曰

以極評省補
以滿准法最

吾所寄幣

春通寄幣即息幣

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

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

春通以餘補不足

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

春通即上滿其准

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

春通與下重加

十應此言幣下言穀

女貢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

春通

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留券償而還券

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

春通以幣

息穀又以穀息幣

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

軌幣

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反環穀應而反輸則以數准幣

穀廩重有加十謂大

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

春通即上令曰十日而具之法

朱長春評兩相出入上下江南棧積戶實廣西之廢居也又富人兩頭責一蠶一田大要軌法主比兩應日軌日環日乘皆還轉之義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重貨市廢著之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

郭正域評奔流下急端

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耨器械種饑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

揚侯評文如金錯刀

朱長春評公器公衣假民功事甚瑣然一農官同貧貴豪富無所牟擅民貨皆而駿功時此重農之大政也王者務之何止伯國無籍於官而大家事其重矣又無儲於

君已廩之矣。秦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疊寶。勝籬屑。糗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貴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歛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也。布黃金九千以幣貴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

人而費

居其兩矣此與平準相似而利相反朱長春評具務布帛假補不足農早任而多功則穀倍矣倍收之又爲設散之穀不滯積牛馬歸賦此政之中有求民與國兩富兵與食文足

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行。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歐就。欽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春通）二家上。（利中）便策。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上。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于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于田牧于野故田外之

沈氏新評說
本輔時矣而
時又以調本
輔

楊慎評榮屋
翼也惟廟有
之宮中惟廟
之四榮樹其
餘不可樹恐
蔽女紅之室
朱長春評柴
植室奉棺槨
與莊子租杖
高明麗禪傍
同事異詞各
成其工

管子

卷二十二

貨壤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國穀之朝夕在
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籍於野外也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
春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軌之本。二為軌之輔。三為
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為擴調者也。
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
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
穀賊宮無樹榮以無害宮榮樹則庇明女紅
于室無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
見焉
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
上為棺槨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
之租若干

黃震詩又折
山租租宿而
法苛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曰
山之材同土之毛濫而
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詩
之乎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
戰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殮先王之恩于民如此春
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田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
軌古山有虞澤有衡衡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
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
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
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

管子

卷二十二

十六

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足當今一省之半，夏稅秋糧，歲罷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百五十年，故我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

劉總評人地之權皆由于大權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糧章延反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出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大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叁，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叁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塋。古地字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繒千見反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朱養和評竹
披風入輕峻
無倫

管子 卷二十二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
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
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輸上
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無權而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巳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朱養純評上
去九數甚

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
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
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阨守豐以阨之贏
阨穀一而上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當豐而饒穀十而去九藏分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沈維垣評流
策故為十為
百

管子

卷二十二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百，其在流
策者，百畝從中，十畝之策也。（春通）買一買十買二十買百是上一可為十十
可為百也。故曰流策流變易無常也。故百然則百乘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十比萬
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策。桓公曰：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策，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楊忱評守教
平流語確然

梅丘評高
仁高慈孝
民之富足而
風之禮義之
化

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平准乃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平。又無地不騷轉。無日不貿遷。天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九

朱養純評理
常而製法變
異

沈鼎新評
時勤業勸行
巧以善民

管子 卷二十二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春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務
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策。常決運其半
以下。通塞藏其半。以上。豫年決年。寒年出入往來。如
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
已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
慈。民乃勸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
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
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
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
是用。故國上下其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執守。

樹表置高
能者而給賞
優置之所以
惠養黎民無
所不盡其心
至五官技之
設。駁平進
於教以翼民
行矣

管子 卷二十二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
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
世之言興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官
俞為禍。駕言於管子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
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莠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袞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
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
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蘇軾評此令
言君揀

楊慎評詩記
可以備行殫
義可以凶吉
三者合持爲
棟行當是禮

朱長春評國
機三言奇體
亦奇以疾徐
完上以度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操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餘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禁繆引此
文家隱脉周
以下無矣

沈氏新評以
心為國殊病
慄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
禁者革面不革心故問心禁一
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
哉要以政也不如聖人言德禮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

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
國機徐疾之極筴也下矣古先王

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
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
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
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踞蹠之不若哉禹氏玉汝漢
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
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
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
大人之器威敬神之也未聞無資數百里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也求物反穿地至
泉曰闕求月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此也
此龜為用者

其數可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

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
之也平盤者大盤也

管子

卷二十二

三十二

周元會評說
龜自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紫也使色更反命北郭得

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耳東海之子者海神之子也託舍於

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泰

臺泰臺高也一日而募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

無還四年伐孤竹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

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經五月春通行五月丁氏

粟足可共三軍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葉水心評忽入東海一段奇峭

李泌評無貲還更初

劉鳳評敘事古博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以假

子之邑粟粟即家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相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交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

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

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實取富家以助筴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黃震許民皆從好良然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寶蓄而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化舉乘時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沈則新評肥故需幣壅輕故士祿虛

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歛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而而在官之傳士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農夫夜寢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

孔穎達評勤
農行幣自然
當足

管子 卷二十二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
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用公幣行也幣行
則貨通不籍歛而足農
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朱義和評三
怠何可見于
國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宜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沈鼎新評三
英而准以軌
則利權不下
操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謂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
藏穀祿幣上握幣之重以御士故農
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
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勤
其官能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
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筴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
下准軌以出市朝同流即平准之法也朝操

黃震評天子不攬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失非也

母而市流子。市償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桓
間而利策在上。大夫賈人無所竊權而自肥矣。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買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
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美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故天子失其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飢則以

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其出以朋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亡。由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名教通而尊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朱長春評景公之庸昏猶知日有粟得而食知與伯之君卿白守國守穀而已

矣鉅橋何以
爲入散教倉
何以爲入守
七國任地富
國之士用計
然白圭之策
而託于管者
徒爲青苗階
厲

管子

卷二十二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卽積。泰秋國藏。藏經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此言
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
參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
上熟糴三拾一。中熟糴二拾一。下熟中分。之。泰春國
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爲准耳。民皆受上穀以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反。古莫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討其價以穀

郭正域評與
賦收穀大有
術

梅士享評此
言上能致穀
則穀不洩於
天下直國策
之得而豫備
以待凶荒師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令。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爲穀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之輕重。無不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撝國筴。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
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倣國服。而權行
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
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以盜國背君。况於利筴乎。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七

旅者也

姚樞評守重
流原非閉糴

管子 卷十二
謂穀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
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
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有踊踊竟內之粟
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上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
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而天下不吾洩矣
之穀不定而自平矣洩散也吾穀不散用
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
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
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
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
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楊慎評王伯
兩言了然道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
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
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
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
大夫殘國公家藏於篋
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賚之王政哉顧所所以為何
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
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減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
倍三歲是計范之計心所不及而惺圭之口所不屑道

岳正評藏篋
一言可爲寒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歛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之穡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歛之無窮。幾十年。民其罄矣。爲此術者。爲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筴之不如上筴之。然而以時筴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歸上矣。夫棧臺鹿臺爲貸家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恒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下國

程敏政評權
輕重爲據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分。下之四分也。藏蓄各半。故二分。下二分。上二分。而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橫穀者也。布征之籍。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爲一戶。百畝加百爲十戶。准十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爲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上而一下。曰復筴。明歲復准。

何俊良評欽
三賦七則什
去七而為奪
以會

管子 卷二十二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下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
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春通歛三賦七正是什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楊忱評乘時
乘時上乘
時進退意同

管子 卷二十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威始
桓公曰何謂用威始管子對曰君人之子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開新評財
終有始亦巧
於專

世則為祔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春通威公子卿大夫之家言大夫之委
於其間也唯軍興為甚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
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朱養純評曰
重用則荒價
與平價異

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
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
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春通用
若干平
價也重用若
干荒年價也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
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
乘馬
所謂篋乘馬者臣猶實也篋
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
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
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五什三筴也皮
革筋骨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

管仲評准價
就役等皆隨
時上下之術

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鄉決州。物什。二。皮革等物是也。藏於鄉州。民用假於上。出之為責。矩券之藏。從責之決。穀物皆然。當其用也。定之以日。鄉州各決藏散給之民。就而庸之。一日。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而所以決畢。也。資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耕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令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今刀布藏於官。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管仲評以準
通國筴亦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狽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賢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杆姐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周制。獸人之養也。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秩之。既原稱事。養

朱長春評漢
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
此通筵合游
又無監乎不
以儉示而以
終淫一時之
排非國法也
平仲之不掄
豆信乎耻盈
禮哉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扞殂。羸死之謂。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如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牢筴通。而國筴乃通矣。大夫。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通。合游。如社。會。釀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筴。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當時之。此出諸禮義。籍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洑之國。有漏壤。

柯潛評權宜
因地勢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洑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末。未。器之貿。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筴。公州之飾焉。以東四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故曰。為諸侯。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儲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或輕，以應之。
（乘時以調耳）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